

拥抱中国年

●刘成章

有一个日子，我们中国人无论身处何方，都会因它而欢乐，而忙碌，而陶醉。那个日子色香味俱全，如一坛千年溢香的陈酿，如一树万代不凋的繁花，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古画，如轩辕黄帝谱写出的一曲最抒情的华彩乐章，总是动人心弦。这就是中国年。

单说它的味儿吧。记忆中，每年一进入腊月，那个味儿就开始飘散，而且是逐日渐浓。那就是年味儿。在我的家乡陕北，平日显得消闲的碾子和磨，此时都像陀螺一样转了起来。黄米、软麦、麦子、荞麦，样样粮食都化作了粉末，四处弥漫，空气中便有了香味儿。接下来，家家杀猪、宰羊、炸油糕、搓房、挂灯笼、贴对联，男的剃头，女的搽脸（一种用线搽去脸上汗毛的美容方式），人人容貌都焕然一新，真是还没喝酒人就醉了！

年初一的饺子不用多说了，每个饺子都像仙葩一样，绮丽婀娜，爆竹声中，人人吃得口香心暖。初二以后，我们天天吃油馍、油糕、稠酒、火锅、牛肉丸子、猪肉臊子面、羊肉臊子荞面饸饹等“年夜饭”，家家请客唤友。我的生日是正月十二，我从小就几乎没有一次是由家人给过生日——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过。因为我总是穿着过年的新衣裳，蹦蹦跳跳，跟着母亲去亲戚家做客，也相当于家家都给我庆生。

几千年来，这个节日，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留下了多少美好的记忆。“阶前舒梅素，盘花卷烛红。”（李世民《守岁》）“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杜甫《杜位宅守岁》）“阖门守初夜，燎火到清晨。”（储光羲《秦中守岁》）……除夕是个重要的日子，“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隋唐时的除夕夜，宫廷大举守岁，酒宴歌舞纷呈，燃沉香、檀木篝火，火焰冲天，香闻数十里，有时一夜就要烧去二百多车。在民间，或点灯烛，或烧火，同时吃团圆饭，喝花椒酒，准备初一的筵席，人们大都通宵达旦不睡。为庆祝这个日子，唐朝放假七天（冬至也放假七天），宋朝更加隆重，各种假期加在一起有一个月。到了现代，边区时期，我呱呱出世了，渐渐长大。记得过春节时开展新秧歌运动，古城延安热闹非凡，部队、机关、学校、商会、农民，都有秧歌队演出，其间还有古老的烟火表演“铁水打花”，熔化了的上千摄氏度的铁水，被扬得金花四溅，漫天飞舞。我天天跑前跑后地跟着看，常常连吃饭都忘了。我稍年长时，也成了演秧歌的中坚分子，除了扭秧歌，还演过不少秧歌剧，我渐渐地爱上了文艺。

我现在虽然老了，想起儿时过年的往事，还是血脉贲张，激动不已，觉得一年里这个最隆重的节日，实在太太好了。它使苍穹中的星月，格外灿烂起来；它使人感到，大地上的麦浪谷浪近在咫尺，亲切无比；它使人们一年洒下的汗水，都变成了温暖而甜蜜的雪花，落到了人们的心上。春节深厚的文化内涵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恩泽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使他们在苦难中也品尝到了人间欢愉。即使如《白毛女》中

贫苦人家的女孩喜儿，在过年那一天，也欢乐忘情地抒情：“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虽然往事如烟，文艺作品随着星移斗换有些也会被忘却，但歌剧中喜儿的这一唱段，成了难以磨蚀的艺术经典，因为其中凝结着我们中华民族最纯净最深刻的情感。

我曾随着留学的儿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住过几年。远离故乡的人们，心里涌动着浓浓的乡愁，更是看重这个隆重的节日——中国年，以弥补心中失去的一些贵和重。那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域外迎春》，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早已置办好了种种年货。我们已把大红灯笼挂在房间。冰箱塞得快要关不住门儿了。但我忽然想起，怎么忘了买韭菜了？于是就决定开车去中国超市走一趟。

中国超市门前的宽阔的停车场上，车早已塞得不见一个空位，我们绕来绕去地跑了好几圈，费时20多分钟，总算将车泊好。此时虽然知道今天超市人特别多，但进了超市，还是吃惊不小。那简直是一锅沸腾的粥，一池难游的鱼，一地没有缝隙无法在风中摇摆的庄稼！这儿的人员构成绝对是多姿多彩的：不但有中国人，还有从欧洲、南美、东南亚来的华侨，以及其他已经不会说中国话的各色华裔。每个人都推着购物车，车子都装得满满的，飘散着我们中国的色香味，这儿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喜迎春节的世界。

我们总算排进付款的队列了。但那队列还叫队列吗？它哪儿有队列的形状呢？它根本不是一条线了，完全是面，是人的一片，挤挤挨挨，或者是一个人头人身组成的喜悦而又焦灼的人群的庞然大团。虽是这十冬腊月的天气，我身上已微微出汗了。

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华裔，是如此喜爱中国年！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血脉、中国人改不了的传统。在远离故土的那些日子，中国年，就是中华儿女的星辰大海。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那歌，那舞，那小品，那出色的演员，总是让人如数家珍。而在我的故乡陕北，除了看春晚之外，近些年，闹秧歌的风气又盛行起来了。无论是延安，还是延安之北的榆林，都闹得红火异常。“红了狮舞龙舞映天地亮，美了玉米棒美了小杂粮……”张家李家唱出俏模样，榆林秧歌神采飞扬。这首民歌，就是对这种情景的生动描绘。

如今，虽然春节时我多待在北京，但是因为有了微信朋友圈，我几乎能把家乡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家乡的秧歌舞步，家乡的锣鼓声，家乡的扬到天上的彩绸和比彩绸还灿烂的人们欢乐的心绪，无不给予我这个远方游子暖心的慰藉。我的心和他们的心，发生着奇妙的共振。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卯兔年成为过去，辰龙年已开始。近几天，无数游子都涌向车站、机场、码头，急着回家过一个团圆年。祝愿每一个亲爱的同胞，早一点顺利回到家中，拥抱喜庆的中国年；祝愿大家在除旧布新后，迎来万象更新，迎来又一年的灿烂春光。大家把锅灶里的火烧得再旺些吧，准备下饺子了！

年年有余

●王成

多彩的风俗画，展开你的美丽，古老的传说，留下你的神奇，灿烂的笑容，写满幸福甜蜜，红火的日子，年年有余。啊，舞动温暖的岁月，焕发生机，歌唱康乐的生活，吉祥如意。国泰民安，山河壮丽，民族团结，创造奇迹。

欢喜的灯笼树，映红你的天地，绚丽的烟火，洋溢你的瑞气，真挚的祝福，将美好希望传递，团圆的美酒，年年有余。啊，拥抱崭新的时代，诗情画意，踏上阳光的大道，鹏程万里。建设家园，共同富裕，奔向未来，创造奇迹。



青城的春节

●高培堂

春节前的雪花使青城的春天孕育真挚的情感
春节在青城都市与乡村的脉管里滴血传情
锣鼓敲响男女老幼喜悦的心情
礼花点燃攒足了一年的欢欣
除夕夜唱着冬韵的歌在家家户户的酒杯中碰响
春的歌花儿虽还未绽放放在青城的枝头绿色虽还未爬上青城的树梢但春的脚步已在青城大人小孩的目光中踏歌而行跳跃升腾
春天在春节的日子里早已泛成潮让每个人的心舟荡漾在欢乐幸福的海洋中……

过大年 举金杯

●童童

过大年呀举金杯，马奶酒 痛快地喝醉。辞旧迎新 许个心愿，快乐与我伴随。

过大年呀举银杯，蓝哈达 敬献给长辈。篝火熊熊 传递温暖，幸福把我包围。

举金杯呀举银杯，脸上洋溢说不出的美。斟满喜庆 碰响欢乐，赛白努的祝福 萦绕心扉。

举金杯呀举银杯，回首往事 无怨无悔。万象更新 天地祥瑞，马头琴的旋律 醉在心扉。

过大年呀举起杯，春风和煦 阳光明媚。过大年呀举起杯，展望未来 信心百倍。

过大年呀举起杯，福星高照 好运伴随。过大年呀举起杯，一路精彩 把梦追随。

拜大年

●吕成玉

过年，是阖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刻，也是走亲访友、凝聚情感的重要契机。不同时代的拜年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折射出历史运行的不同轨迹。

古时晚辈给长辈拜年时要叩首，需伏身跪下，两手扶地，双手合十，以头近地或着地。完毕，长辈才给压岁钱。前几年过春节时，我家“复古”之风抬头，除夕之夜，妻子给三岁孙儿压岁钱时，就要求孩子给我们行大礼，可孩子却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只好将孙儿的小脑袋按了三下，算是给我们磕了头。无独有偶，和弟弟谈起给孙儿压岁钱时，他们也是在除夕之夜将孙儿“摆弄”了一番，快四岁的孙儿，按照他们的调教，一本正经地跪在地上给他们磕了三个响头，引来家人的一片喝彩。

那么，古人是怎样拜年呢？据说，古人拜年是“不进府门”的，只是来人递上名片，互相作揖，表达的是“吉祥止止，百福具臻”的祝愿。这“礼轻人意重”的做法，与当下的短信和微信拜年，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儿时拜年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初一早上，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按照传统的习俗，让我们依次给他们磕头。一番叩拜后，收到的只是两角的压岁钱。就这区区的两角钱，让我们如获至宝，欣喜不已，将之握在手中，藏于隐处，生怕弄丢。而到邻居家拜年，只是问候“过年好”，主人就会给两块糖果或几粒黑枣，这微薄的收获也让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旧岁此夕尽，新春今日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们拜年是眉开眼笑的。那时，我在乡村学校任教，亲戚朋友前来拜年，远道者骑着自行车，近路者踏荒而至。一杯清茶、一盘豆芽，一瓶散白酒或二锅头，一顿猪肉烩酸菜，将拜年的气氛渲染得简单而热烈，淳朴而真挚。

单位同事之间拜年，也非常热闹。人们见面后都要热情寒暄，互致问候，一场盛大空前的拜年仪式，让大家忘却了身份，淡泊了名利，拉近了距离。

今夕知何夕，迎年复送年。家家欣有岁，处处快开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市场繁荣，物质富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极大地丰富了拜年的内容，也创新了拜年的形式。

拜年的礼品，由过去的品种单一转向丰富多彩。拜年者手中提着大包小包，脸上洋溢着喜悦。拜年的形式，由过去的亲自登门拜年转为短信拜年或微信问候。近年来，人们已告别了骑自行车拜年的辛苦，打的、自驾车拜年成常态。从大年初一开始，街头巷尾乘肥衣轻，熙熙攘攘，流淌着浩浩荡荡的拜年大军。新的交通法规颁布后，酒驾和醉驾者极为罕见。喝酒的方式也开始革新，劝酒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的保健意识愈来愈强，拜年的内容和形式向文明靠拢得更紧。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岁月的春风吹走了历史的云烟，吹不走的是鲜红的春联、热情的问候和尊老爱幼的亘古情怀。拜大年时发酵的浓浓年味，将人寿年丰、家兴国盛的祝福渲染得情真意切，馨香热烈！

忙年

●张玉山

记得从前在故乡，一进入腊月，人们便开始为过年而忙碌了。

每天天不亮，父母就起床开始做营生。因为当时村里只有一口咸水井，井水极为苦涩，实在难以下咽。所以父亲就和村里人一起，赶着马车到附近黄河岸拉冰，几日来，晶莹剔透的冰块便存满院子的角角落落。母亲则忙着煮染衣物，并把大人穿过的旧衣服里面朝外改做成我们的新年服装。母亲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母亲的教导下，勤俭持家成为我们家的一贯家风。

腊八一过，人们便开始忙着做年货。首先是蒸点心。父亲一大早就把灶堂里填满炭块（村里人平时是舍不得烧炭火的，只烧柴火），锅里的水不断滋滋作响。母亲和前来帮忙的女人们开始兑碱、揉面，然后将揉好的面分成大小适中的剂子，再将剂子一个个揉成圆圆的面团，放进已经上锅的笼屉里，开始大火猛蒸。这时，蒸汽充满整个屋子，如同仙境一般，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得满屋子嬉戏打闹，很是开心。很快点心出笼了，白白胖胖的，再用筷子点上一个个圆

圆的小红点，就显得更加喜庆了。紧接着，晚上便开始炸年糕和油圆。

一过腊月二十三，人们便开始纷纷忙着打扫家。每当这时，闲置了一年的刷墙刷子便忙碌起来，不是东家借就是西家借。这天，我们全家老少一大早就起床，把家里所有能移动的物件都一一搬到屋外。院里长长的晾衣绳上，晾满了一块紧挨一块的被褥，我们便从两层被褥中间跑来跑去，觉得非常有趣。当屋子打扫干净，最后将五颜六色的窗花贴到窗户上时，整个屋子一下亮堂起来，过年的氛围更浓了。

终于忙到了大年三十，孩子们早早起来，迫不及待地将头天晚上准备好的新年服装穿上，兴高采烈地找小伙伴玩耍去了。大人们则忙着贴对联、垒旺火，并忙着张罗一桌尽可能丰盛的午餐。饭后，人们又开始忙着准备晚上包饺子的面和馅。

等到晚上，子时一到，全村人几乎同时将旺火点燃，随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吃盼望已久的“接神”饺子……